

南国有佳人



章以武

南国有佳人

章以武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内容提要

一位光艳四射的年轻女企业家如何在
商海情场恩恩怨怨起起落落的故事。

一位标致刁钻的女经理如何美目盼兮
巧倩兮将港商玩得人才两空的故事。

一位清纯惊世的小保姆如何好风凭借
力转游在男人世界的故事。

此书意识超前，雅俗相兼，形象毕肖，
对话鲜活，具有浓郁的南国风味。

南国有佳人

章以武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市远达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25 印张 2 插页 220,000 字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ISBN 7—5360—2068—6

I·1785 定价:12.80 元



章以武，南国有影响的中年作家。现为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。

早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酷爱写作，以创作电影《雅马哈鱼档》蜚声文坛。其主要作品还有：电视连续剧《心天一角》、《南国有佳人》，电视剧《爱的结构》、《风流大学生》、《靓女》，五幕话剧《三姊妹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应召女郎之泪》，报告文学集《异想而天开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奖励。

作者才思敏捷，善于近距离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题材。他思维超前，笔下的人物生猛，细节逼真，言语活脱，并能驾驭各种文学体裁，以具有多副笔墨著称。

木桂赏饭

(代序)

章以武

(我是先写电视连续剧《南国有佳人》再把它改写成这部长篇小说的。所以，我将《木桂赏饭》这篇短文，当作序言了。一是为了对木桂兄的感谢，他不逼，不咋唬，也就没有这果子了；二是木桂兄的坦诚、直率，对艺术的奉献精神，令我十分感动。我是一个玩性大爱热闹的人，有不少“老朋”，但是，木桂，这位一头霜白的小个子的男人时时会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在知识分子中，他太个性化了，太典型了，太可爱了，木桂确有千般好！)

1992年春节，木桂赏饭，打边炉，乐熟人也。他的夫人娟娟好客，会做对我胃口的上海菜，更主要的不在乎吃什么，看跟谁吃！木桂爱侃、能侃，掏心掏肺地侃，侃得酣畅、风趣、透明、真诚，为此，他曾吃足苦头。这性子，他改也难，而朋友们就着迷这个坦坦荡荡热血男儿的神聊。他赏饭，求之不得，滚水落脚哉。

他家窗台的簌杜鹃开得一天一地，真灿烂。三杯东江糯米酒下肚，木桂兴致颇高：“章以武，你这老小子，张某人的酒不是白喝的。”娟娟听了瞪他一眼。我说：“洗耳恭听。”他

道：“演《公关小姐》的萨仁高娃你该晓得的，她为了报答广东台，不计报酬为我们再拍一部戏，条件是请一位不错的作家为她‘度身定做’。怎么样？”我冲口而出：“这位蒙古小姐是位靓女，在男士中能发生心跳效应。”木桂手指朝我一点：“想入非非啦？！”我连忙说：“岂敢高攀！房地产的题材怎么样？我曾经为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写过长篇报告文学，广州的一大景观——五羊新城就是他们开发的。那个地方，以前是一片废地，杂草丛生，污水横流，蚊蝇孳生。那儿，不长港币，不长美金，不长人民币，只长贫穷、落后与封闭！哦，主人公可设计为一位洒脱而又沉重的女企业家，当然是一位佳人。此电视剧的名就叫《南国有佳人》如何？”木桂陡地立起来，脸通红，舞动着两只细瘦的胳膊：“好，好。幸以武你听着，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窗口，活跃的市场经济，培育了广东人崭新的观念，你一定要写出这片热土中发生的新的的人文精神。对了，千万不要以改革与保守两军对垒的旧模式去表现，而是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去表现人物的命运。最好某些方面有点超前意识，能预见生活发展的逻辑。还有，故事情节要精美、曲折、离奇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，一看就知道这故事只能发生在广州的环市路，发生在白云山下的龙口地！对了，这年头办事讲效率，不尚空谈，你先交个一万字的提纲来，一个星期够了吧。”我说：“木桂，你成了地主老财了，逼债啊！”他说：“那好，半个月！文章是逼出来的，我这一逼也许能让你出个好东西来。嗯，丑话说在前面，稿酬嘛，给你最高价，每集一千二百元。”我说：“有没有搞错，那么低，如今吃米、吃肉全议价了。”木桂毋庸置疑地：“我们这儿没议价。你把我宰了吧。老弟，你听我说，钱多多

花，钱少少花。你小子‘三个五’抽着，也穷不到哪儿去。我们都过了五十的人了，干一点事业，干出一点名堂不比什么都踏实？！”讲到这个份上了，我没词了。我说：“木桂，给你打工，穷哥们要脱贫致富难啊。”他听了嘻嘻笑：“来，喝喝喝。我很快通知高桂，你们见见面，好好聊聊，把握她的气质。”这事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后来，又吃过几次饭。每次，他总是一头热汗急匆匆地赶来，我很理解，他实在是忙得分身无术；每次，他总是把用铅笔改过的提纲、初稿、二稿、定稿交还给我。从立意结构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至于错别字都提出他的看法，都得到他的修正；每次，他总是说，脑袋长在你自己的脖子上，对的就接受，不对的，就拉倒，你拿主意；每次，我瞧着他单薄的身子，气喘吁吁的样子，边吃饭，边吞药的姿态，内心就觉得很酸楚。他患有心脏病，他是硬支撑着在干的，可以想象，一个省电视台管文艺的头儿，该要操多大的一份心！好在木桂是位乐天派，他活得充实，活得坦荡，敢笑，敢骂，敢干！我曾劝他找个地方疗养一年半载。他嗓门好大：“那你就跪了我吧！”如今，木桂本性难移：上午去医院吊针，下午上班不误！罕见！他让人捏把汗！他使我仰起脖子看这个从康乐园里走出来的小个子！

《南国有佳人》播放了。

老朋友怎能忘记过去的糯米酒！

1

正是广州三月天，木棉花开得一天一地。环市路上的紫荆树，排成两行，手挽手，肩挨肩，伸向前方，春雨裹着它们，雾气、人气、车辆的废气罩着它们，绿蒙蒙、灰蒙蒙，别有一番情致。人行道上，出现无数对白的、黑的、黛青的、奶黄的、浅棕的高跟鞋。出现一对对细瘦的、肥粗的、胀鼓鼓的、干瘪瘪的、花瓶似的线条十分秀美的小腿。白领小姐们小腿的飞快的节奏，报告了环市路上数千家公司的写字楼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此刻，小姐们的步履是那样的急促，她们挂在肩上的皮包晃动得实在令人心疼，她们大得有神，小得勾魂的眼睛，又专注，又自信，又有点傲气，她们走进一幢幢玻璃幕墙的、黑色大理石的高楼里。

她，俞华，也是白领小姐一族的成员。清汤挂面似的长发齐齐披在精致的肩头，双眼水灵，鼻梁挺挺，胸翘翘，臀翘翘，腿长长。她走进了白猫广告公司的办公室。

女秘书眨巴着双眼打量着俞华，大惊小怪地：“哎呀，俞姐，你脖子上的这串叮叮当当的石头哪儿买的？可把人美死了，配上你这条蜡染布的裙子太棒了，又秀气，又现代感，土洋结合，特有风韵！真的，俞姐，你穿什么都好看，穿在别

人身上就不一定啰。”

俞华听了也挺开心的：“是吗，好吧，我一定送你一串石头项链。”不过，她心里明白，这位女秘书见人都说好听的。加上她总经理助理的身份也颇特殊。这“官儿”很玄，可大可小，可以是闲职，也可以是实权在握，呼风唤雨，是总经理的心腹。俞华很明白自己在公司里的身价。只要她半天不在办公室，吴总经理心里就像长满了草：“俞华呢？俞华去哪儿了？”其实，也没什么紧要的事等着她去办。反正，吴总经理要天天见着她的芳容就安乐。办公室没别人的时候，吴总经理会扣着下巴，傻兮兮地坐在俞华的对面，欣赏她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俞华，你可是长着一对娘娘手哩，真漂亮。”俞华当然心知肚明，会很机警地：“吴总，你老抽烟，把人呛得够受。”她上前两步把办公室的门推开。吴总经理似笑非笑地瞟了她一眼：“那就不抽啰。”仍是笑眯眯地盯着她。在俞华心里，吴总经理，这位风度儒雅四十出头的企业家，是属于“好同志坏男人”这个层面的。所谓好同志，是指他思想解放，远见卓识，爱才如命，敢于拍板，经营有方，效益不错。所谓坏男人，是指他心花。不过，这年头，在商海里滚的有头有脸的男人，十个倒有九个花心的，也司空见惯了。自己是三十出头的女人了，而且婚姻挺满意，不存在心天一角，可以说刀枪不入了，你要追，你想入非非，是你的事，难度大着呢。她今天要递一份辞职报告，与吴总经理“一厢情愿”无关，那是她对她的未来另有想法。她把辞职报告交给女秘书：“请你转交给吴总。”

女秘书：“吴总今天就从北京回来了，你当面交给他吧，是什么哟？”

俞华：“我辞职了！”

女秘书瞪大眼睛：“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白猫广告公司，如日中天，每年营业额 3000 万，眼看着副老总的宝座非你俞姐莫属，你竟然拍拍屁股要走人，有没有搞错？”

俞华：“没错，我真的想走，我深思熟虑过的。我想换一个活法。”

女秘书：“换一个活法？还要换一个活法？”

俞华“嗯”了一声，点点头。

女秘书：“我说俞姐，等见了吴总再决定好吗？”

俞华：“不用了，他知道的，我跟他通过电话。”

女秘书：“他舍得你走？”

俞华：“不舍得！”

女秘书：“就是啰。你这位大能人，大美人一走，我们白猫不就变成病猫了？！”

俞华：“不会那么严重吧。地球照样转。”她嫣然一笑，“拜拜！”

俞华拎着大包小包从友谊商店出来，站在街边拦“的士”。说真的，自从离开师范大学心理教研室，留职停薪，跳槽至白猫广告公司，一年多来，她还没有像此刻那样轻松过。一个女人，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满世界地去拉广告，去跟男性的老板们周旋，去没完没了的卡拉 OK，去没完没了的嚼三文鱼、大龙虾，其中的甜酸苦辣只有她自己心知肚明。图什么呀，四位数的钱，当然挺好用，但总觉得不对劲，她还有更多的想头。冥冥中，她觉得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的。

“嘎”的一声，一辆深蓝色的蓝鸟牌小轿车停在俞华身边。吴总经理，一个潇洒修长的男士，从车里钻出来：“哈，俞华，

我正打锣一样找你。回家？我送你！快进去。”

车，在环市路上，流动的灯河上，停停走走。

吴总经理边驱车边说：“一定要走？”

“一定要走！”

“谁得罪你了？”

“谁也没得罪我，有你这顶大红伞，谁都把我当观音娘娘。”

“囊中羞涩？”

“每月超过三千，我们的女博士陈副市长要干三个月。”

“那我就蒙在鼓里了。说实话，我出差回来，看了你的辞职报告，整个人就像跌进冰窖！”

“那我就太领你这份情了。”

“留下吧，俞华。”

“女人，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，成天显山露水地去拉广告，太没劲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最明白。反正女人拉广告不适合。我家的先生已发出几次最后通牒了。再干下去，说不定把老公都搭进去呢，而且……”

吴总经理不等对方说完就道：“会不会夸张点？看来，你很传统！”

红灯。车停。

吴总经理动情地瞧着俞华：“你啊你，从形式到内容，你真是无可挑剔，无与伦比，无限风光！你一点不明白，一年多来，你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！”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放在她露在裙子边上的雪白浑圆的膝盖上。

俞华淡然一笑：“吴总，轻松一点好吗？你这话对你夫人讲，她会高兴得跳起来蹦得三丈高。”

吴总经理识趣地缩回手：“你绝对是我心中的女神！”

车一直向前驶去，经过东华路，一转弯，前面就是领南方住宅建筑之风骚，开岭南周边式建筑之先河，集明亮、清新、鲜艳、气派、舒适于一体的树海中之绿岛——五羊新城。俞华在那里拥有一个两房一厅的温暖的小窝。

俞华：“吴总，谢谢，我到家了。”她钻出车厢。

吴总经理站在她一旁，好一会，相对无语。吴总经理指着暮色中璀璨夺目的霓虹灯大广告：“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”说：“这是你拉的大客户，你的杰作，你的丰碑！”

俞华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：“我还想创造一块新的丰碑！”

吴总经理长叹一声：“看来庙小菩萨大，留不住人啰！”

俞华听了心也有点软了，自己做得是不是太绝情了，面前站着的这位大男人，别瞧他神态斯文，在公司里从来是说一不二斩钉截铁的。而对她却是另一番面孔，另一种腔调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位干练的上司对她是十分器重，十分上心的，她还是挺感激的。她柔和地说：“吴总，愿你能理解我。广州很大也很小，我们还会见面的，我们还是朋友，我还会来请教你。吴总，离开‘白猫’，具体干哪一行，我自己也心中无数，反正，不会回师范大学，我这个人本份，不喜欢书斋的枯燥，我想干一点我从来没干过的，又非常实打实的事！”

吴总经理伸出了手：“好吧，人各有志！”

俞华与他握着手。临别，她举起手臂，摊开掌心慢慢摇动，然后，腰肢一扭，飘然而去。

那只粉红柔软的手掌，幻成一面旗帜，不停地在吴总经

理的眼前闪动。他在乳白色的路灯下站了很久。
南国的春夜很凉。

2

一幢九层楼的公寓房。楼底，戴K金眼镜，高高瘦瘦、斯斯文文的林文康，正手忙脚乱地把煤气罐从自行车尾上卸下来。他有些气喘吁吁。他抬头望高楼，低头对着煤气罐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干脆，他蹲在那里点燃了一支烟，歇一会儿。

俞华老远就看见丈夫了，马上加速细碎的步伐兴奋地喊着：“我回来啦！”

林文康闻声陡地站了起来，心里好不热乎，太太今天怎么了，不到七点就回家门了！他与俞华结婚虽已三载，亲密得仍然如胶似漆，难分难离。西方世界的高鼻子洋人有一种说法，新婚的高温期不超过九周半，一旦超过，双方脑袋里的魔鬼就会跳出来，就想移情别恋。这实在荒唐，哪有这种可能！不过，太多的信息反馈使他对俞华确实很紧张，尽管表面上装得很轻松，很大度。记得新婚不久，他偕同娇妻，回故乡富春江边粉墙黛瓦的小城一次。他的母亲，一个精明清瘦干净得一尘不染的老太太，躺在竹椅上，对儿子道：“女人长相标致勿要紧格，顶怕眉毛眼睛里有一种灵气，这样的女人交关聪明，心思一定高，依要当心！”他觉得老母亲的话有

嚼头。

俞华来到林文康身边，将大包小包往丈夫怀里一塞，外套一脱，往他身上披去，双手紧攥煤气罐拎了拎。林文康见状，急忙阻拦：“不行不行，俞华，你绝对不行。”

俞华瞪一眼，抢白道：“我的大医生，别忘了，我是搭过知青上山下乡末班车的。”说罢，将高跟鞋也除去，“嗨”地一声，沉甸甸的煤气罐扛上肩了。俞华一步一步艰难地登楼。林文康一声一声地喊着：“当心，当心闪了腰！”

以八七年的广州住房条件来衡量，这两房一厅的小套间可谓人间仙景了。小厅里，没有壁灯、吊灯、水晶灯，更没有意大利真皮沙发和光彩照人的聚脂装饰柜，但落地窗上垂着白抽纱的窗帘，在春风里，与阳台上烂漫的杜鹃，灼灼的月季，清香的玉兰交流着美的信息。而窗口永远有风铃的叮当。粉墙下围着一圈原木沙发，显得格外的朴实宁静。那墙角，嵌有一排起伏有致的一米多高的红砖，上边爬着长青的阴生植物，叶儿绿生生地发亮，让人似置身于大自然。所以，俞华常常说：“只要冰箱装满吃的、喝的，只要有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耳边荡漾，我可以十天八天不下楼，这小厅是最温馨的港湾。”说是这么说，俞华仍是成天价在外边跑，在外边折腾，人就是这么矛盾。

俞华往沙发上一瘫：“哎呀，我的脚好痛，这鬼皮鞋。”

林文康“啊哈”笑道：“要靓不要命，值！”说罢，他蹲了下来，替妻子取下高跟鞋，双手揉着她的那一双秀脚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的瓜子脸蛋：“怎么样，现在舒服些了吗？”

俞华笑盈盈答：“嗯，找老公确实要找个穿白大褂的。”

林文康：“且慢，我们外科医生可没有这个服务项目。”

俞华“嘘”地一声笑道：“行了行了，你也累了。我渴死了，我要水！”

林文康：“有水有水。菊花茶、茉莉花茶，还是你们老家潮州的乌龙茶？”

俞华投去亲昵的一瞥：“只要你泡的我都喜欢！”

林文康端过茶，情切切地瞧着妻子喝水。在他眼里，妻子一举手一投足，任何一个姿势，都可以为天底下的粗糙的女人做示范，告诉她们什么叫有教养！

俞华高兴地：“文康，我已辞职了，明天开始再不用去‘白猫’公司了。文康，我买了沙律酱，今晚做苹果沙律给你吃，对了，还有鲜虾仁，做个好汤！”

林文康：“看来你还有点觉悟，辞了就好。我们这个家马上就完整了，马上就照进月亮的光辉了！”他情不自禁地挨在妻子身边，摩挲着她的一头丰茂的长发。

俞华柔情地拍拍丈夫的脑袋，清亮水润的双眸盯着丈夫，轻轻地：“今夜，我为你开放！今夜，我要对你疯狂！”

紫花点的窗帘拉得严严的，床头灯的光芒柔柔的。林文康与俞华相拥相缠在床上。

柔和的灯光勾勒出妻子白生生的凸凹有致的胴体。林文康道：“俞华，性爱绝对是一种灵与肉的互补行为，需要高投入，需要全神贯注，它不是派报纸，不是拿牛奶的例行琐事，它是一种艺术，懂得这种艺术的人才能到达极乐仙境，对吧。”

俞华抢白道：“喂，你这个毛病能不能改一改，跟老婆做爱也要议论一番。上来，快上来嘛，我要高潮！”

林文康不急不慢，只是用指头轻轻地慢悠悠地揉着她粉红色的乳头：“啊，俞华你真会长肉，你身上的营养都倾斜在

乳峰上了。你绝对放心，我会给你辉煌顶峰一瞬的。啊今晚我非常雄伟！”

俞华意乱神迷地：“我信，我等着呢。”

林文康得意地：“别瞧我瘦瘦的，绝对是钢条。本人具有美国西部的牛仔风格，马上会出现暴风骤雨，马上会让你死去活来。”

俞华“嗯”了一声，那流露着无限情意的眼波罩着丈夫清俊的面庞。被窝里，那对丰腴秀长的大腿拼命扭来扭去。

林文康倒好，就是不真刀真枪，仍是搂着妻子发表高论：“俞华，说个正经的，我奉劝你还是回你的师范大学吧。大学老师过的是神仙日子，有课回去，没课在家养着。你英文这么棒，有精神收几个学生，每月也有几百元收入，多自在。女人哪，就像一盆花，成天在外边奔奔波波，日晒雨淋，得不到重点保护，不出两年，就成了残花败柳啰。”

俞华听了丈夫这席话，什么情绪也没了，欲火迅速熄灭。她陡地坐了起来，拉了一条毛巾被披裹在肩上，任浑圆翘然的乳房微微颤抖着，道：“我再给你补充点。天天让你老婆在家里给你做好吃好喝的，什么腌煮鲜啦、雪里红大汤黄鱼啦、红烧油闷笋啦，你永远吃不腻的下江菜！晚上呢，俞华不去谈生意经，不去跳舞卡拉OK，不让男人见了你妻子失魂落魄。还有，床头灯照着，你妻子穿着透明的睡衣，乖乖的、柔柔的、香香的，让你疼、让你摸、让你抱，让你亲、让你欣赏、让你淋漓尽致，从床上滚到床底，满意了吧？！”

林文康：“对了对了。就看你的行动了。贵在落实。其实，女人拉广告，搞公关，当秘书，都……”

俞华：“都什么啦？”